

WU LUN ZU TONG SHI FENG XIA SHI

张国明 著



无论最终剩下谁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名：无论最终剩下谁 ·战友诗丛·

著者：张国明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解放军一二〇二工厂

印刷者：北京水利局机关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69,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印次：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300

书号：ISBN 7-5033-0152-X/I·131

定价：2.7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人的成熟与诗的成熟

——序《无论最终剩下谁》 朱增泉 (1)

伤 河

| | |
|---------------|------|
| 让我们成为过去..... | (3) |
| 弹头假说..... | (5) |
| 南温河记忆..... | (7) |
| 我们在秋季打过仗..... | (9) |
| 消息树..... | (11) |
| 攀枝花..... | (13) |
| 射手..... | (15) |
| 勋章..... | (17) |
| 兄弟..... | (19) |
| 那是胃的事情..... | (21) |

| | |
|----------------|------|
| 虽然你的心是红广场..... | (23) |
| 被困的八月..... | (25) |
| 肃穆的调子..... | (27) |
| 战友..... | (29) |
| 读报有感..... | (31) |
| 指导员的胡子..... | (33) |
| 关于我们的过去..... | (35) |
| 每天你都必须遗忘..... | (37) |
| 打过仗的人都这样..... | (39) |
| 妻子默默听你讲..... | (41) |
| 我们成长的过程..... | (43) |
| 他这样来到兵营..... | (46) |
| 我下哨了..... | (48) |
| 小兵..... | (50) |
| 家乡..... | (52) |

无论最终剩下谁

| | |
|---------------------|------|
| 无题..... | (57) |
| 怀念天空..... | (59) |
| 等待..... | (61) |
| 1987年4月27日战区纪事..... | (64) |
| 无论最终剩下谁..... | (66) |
| 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 | (68) |

| | |
|--------|------|
| 高悬之物 | (71) |
| 歌唱或者死亡 | (73) |
| 大流士和但丁 | (75) |
| 苏维埃 | (77) |
| 国际歌 | (80) |

雪 盲

| | |
|-----------|-------|
| 年轻的雪山 | (85) |
| 冬眠体会 | (87) |
| 雪盲 | (90) |
| 不祥的鹰 | (94) |
| 白王国 | (96) |
| 你们作为一种存在 | (97) |
| 套马索 | (100) |
| 大漠夜 | (102) |
| 海腥味 | (104) |
| 属蛇的连长 | (106) |
| 黄沙兵团 | (109) |
| 大漠中的女兵 | (111) |
| 山神 | (113) |
| 辣椒连长和辣椒兵 | (115) |
| 士兵，界碑般挺立着 | (117) |
| 巡逻归来 | (119) |

| | | |
|-------|-------|-------|
| 周末 | | (121) |
| 狭遇 | | (123) |
| 独户人家 | | (125) |
| 不死的英灵 | | (127) |

家 乡

| | | |
|-------------|-------|-------|
| 在阿吾拉勒山系 | | (131) |
| 小妈妈沟 | | (134) |
| 谁也无法推测结局会怎样 | | (136) |
| 转场抒情 | | (138) |
| 三月 | | (141) |
| 赛里木湖 | | (143) |
| 骆驼队 | | (145) |
| 牧羊人 | | (147) |
| 河边汲水妇 | | (149) |

伤 河

关于南温河
只有一道枪伤
在军衣覆盖的地方
孤独地流淌

——《南温河记忆》



让我们成为过去

还记得我们墓志铭的人
已经白发苍苍

我们挂过的手杖
在墓旁
投下寂静和荫凉
只有一只鸟儿在歌唱
老人为此活着
并且不再悲伤

没有遗憾的生命
决不会死亡
留下来不及做完的事情
远比留下我们本身
更加高贵

但我们决不是为此死的
我们死了——这就是
我们死去的全部内容

我们墓前扔着一束鲜花
翩翩少年的歌声
既不欢乐
也不悲伤

1989.11.3.北京

弹 头 假 说

堑壕与堑壕是一对生死兄弟
我们半蹲半跪
保持射击的样子
非常虔诚

时间在我们冰冷的皮肤上
飞快地死亡
我们深信对面的皮肤
一定冰冷且警醒
似乎弹头与弹头
互不相识
伤痛距离所有的感觉
一样遥远

这样就构成一种深刻的沉寂

伤痛在感觉中
飞快穿行
它们注定会在下雨的日子
遭遇
就象我们一支接一支吸烟
就象时间再生的
还是时间
就象这日子终于落在皮肤上
然后静静死去

弹头最终的下落
是一块冰冷的
土地

1989.4.24.石家庄

南温河记忆

南温河你整日整夜想一个人
痛苦我们

至今还有一条覆盖阳光的影子
在我们熟悉的夜晚
泅水而来
象我们刚从前沿撤下来
望着一个个村寨
发呆

村寨里的女人也望着我们
那目光令人倾心
象一棵棵芭蕉树
倚着南温河畔
结满芭蕉

我们顿时被这情景
感动得疲惫至极
重重地倒下
战事与成熟的芭蕉一起
被南温河水
越漂越远

从此我们
再没有完整的记忆了
关于南温河
只有一道枪伤
在军衣覆盖的地方
孤独地流淌

1989.4.24.石家庄

我们在秋季打过仗

我们现在还无法学会
成熟并且衰老
有谁比我们对自己的感受
更为真切
陌生的日子一晃而过
最终打动我们的
只能是
最初的向往

阳光一棵一棵长
日子一粒一粒熟
季节在我们生命之河
久久停留
河面上游动着我们新鲜的影子
红鱼般顺水而下

两岸之间
是我们盛开的视野

我们中间少过谁
下一个季节
谁会成为我们
这些无花之果
顽强地拍打着我们
记忆的两岸
象迎流而上的成熟气息
紧迫而执著
象河岸与河流
同生共死

秋天只是一季
而我们
何止盛开一次

1990.3.16.石家庄

消息树

你不断重复一句话
你的声音在夜里
真实而陌生

弹坑一个连着一个
积满了雨水
你缓缓仆倒的姿势
浮在水面
象一条光斑闪烁的鱼
相当动人

你身上刻着一些人的名字
这些名字的往事
惊心动魄
它们总是在宁静的子夜